

还珠楼主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四集

还珠楼主 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四集 第一章

- 乘危放妖氛 冰窟雪魂疑异影
锐身急友难 灵药异宝返仙魂 (1)

第四集 第二章

- 蘼雪喷珠 临流照影
飞芒掣电 古洞藏珍 (16)

第四集 第三章

- 力辟仙源 欣逢旧雨
眷言伦好 情切友声 (30)

第四集 第四章

- 万里孤征 余英男杀贼枣花崖
一心溺爱 金圣母传针姑婆岭 (44)

第四集 第五章

- 霞煮云蒸 伤心完宿劫
郎情忘意 刻骨说相思 (59)

第四集 第六章

- 难遣春愁 班荆联冶伴
先知魔孽 袒臂试玄针 (73)

第四集 第七章

- 吮雪肤 灵物示仙藏

窥碧岑 虎儿遭愚弄	(85)
第四集 第八章	
天惊石破 宝剑龙飞	
雾散烟消 淫娃鼠遁	(102)
第四集 第九章	
两界等微尘 幻灭死生同泡影	
灵岳多异宝 金精霞彩耀云衢	(116)
第四集 第十章	
长笑落飞禽 恶岭无端逢壮士	
返乡联美眷 倚闾幸可慰慈亲	(126)
第四集 第十一章	
张老实三更探盗窟	
周云从千里走荒山	(144)
第四集 第十二章	
举步失深渊 暮夜冥冥惊异啸	
挥金全孝子 风尘莽莽感知音	(158)
第四集 第十三章	
雾涌烟围 共看千年邪火	
香霏玉屑 喜得万载空青	(172)
第四集 第十四章	
积虑深仇 劫妖天蚕岭	
伤心前路 求友钓鳌矶	(186)
第四集 第十五章	
藏珍无分 寒尊怨偏私	

敌忾同心 金蝉急友难	(200)
第四集 第十六章	
彩祇撑空 万顷金波飞恶蛊	
阴风入洞 一团红肉走妖蚕	(215)
第四集 第十七章	
匝地妖氛 脱身悲失剑	
玳天血雨 极恶斗元凶	(229)
第四集 第十八章	
穷搜岩洞 手挥剑气晃银河	
直上苍穹 足踏云流行紫昊	(244)
第四集 第十九章	
万蹄扬尘 铁羽红裳驱兽阵	
孤身犯险 灵药异宝返仙魂	(254)
第四集 第二十章	
美仙娃 失机灵玉岩	
哑少年 巧得玄龟剑	(273)
第四集 第二十一章	
猛兽报恩 神禽救主	
真人遗柬 侠女寻珍	(287)
第四集 第二十二章	
重返仙山 灵泉初孕暖冰肌	
三探妖窟 毒管齐飞裂地肺	(301)

第四集 第一章

乘危放妖氛 冰窟雪魂疑异影

锐身急友难 灵药异宝返仙魂

曼娘知道道姑凶狠，事已至此，只得挺身上前说道：“你这道姑好生无理，为何出口伤人？我同你素昧平生，几曾见你什么天书来？我赛飞琼熊曼娘也不是好欺负的，休得误会，免伤和气。”那道姑闻言，破口骂道：“无知贱婢还要斗口，教你知道我神手比邱魏枫娘的厉害。”说罢，手扬处，一道青黄光华飞起。曼娘早已防备，因敌人还有一个番僧，不知深浅，悄悄嘱咐魏达：“千万不可上前动手，反遭不测。”一见敌人剑光飞来，也将剑匣一拍，运用真气，飞起一道白光，与魏枫娘的剑光斗在一起。魏枫娘笑骂道：“怪不得贱婢执迷不悟，原来偷学了一点剑法，来此班门弄斧。”说罢，将手朝着剑光连指。曼娘虽是正传，到底功行较浅，如何是魏枫娘的对手？渐渐支持不住。那番僧手上拿着一个水晶球儿正在观看，忽然脸上现出惊异之容；也不知对魏枫娘说了句什么，魏枫娘也惊慌起来，将手一招，先将剑光收了回来。曼娘正要指挥白光上前，猛见敌人将手一扬，飞起一道黄烟。曼娘知道不好，回身想逃已来不及，左臂、右腿两处，中了魏枫娘的黄云毒钉，“嗷呀”一声，翻身栽倒。魏达见事不佳，拚命上前救护时，被红衣番僧口中念念有词，将手一扬，猛觉一阵头晕眼花，倒于就地。魏枫娘还要上前下毒手时，红衣番僧早一把将曼娘手中包裹取过，看了一眼，说道：“天书在这里了。那厮眼看就到，还不快走，等待何时！”说罢，将手揽着魏枫娘，也不俟她答

言，袍袖一挥，一道黄光冲霄而去。

待了一会，魏达醒来，见面前站定一个瘦小道人，说道：“可惜我来迟了一步，不但天书被人夺去，你妻子还受了重伤。虽然仗我灵药解救，也免不了残废了。你等她醒来，说那天书现被神手比邱魏枫娘抢去。此人与许多妖孽盘踞川藏交界的青螺山内，她虽将天书得去，但是没有上函蝌蚪文注译，毫无用处。此书尚未到出世时候，你妻子如不死心，即使跑往青螺将它盗回，也是徒劳无功，得不到丝毫益处。我赠她藏香一枝，如到紧急之时，只须用真气一吹，便能点燃，我自会闻香赶救。那魏枫娘得了天书之外，还得了许多道书，妖法厉害，你夫妻决非敌手，能就此罢手最好，如要去盗时，我必助她一臂之力。我此时不便和她相见，你二人可在附近寻一处所，养息些时，再行回川便了。”说罢，一晃眼间，踪迹不见。魏达见那道人身貌奇古，身材和小孩童一般，仿佛听人说过。知是异人解救，朝空拜了几拜，忙赶过来看曼娘时，业已悠悠醒转。再一看她臂腿受伤之处，一片焦黑，虽然不听喊痛，却是大半身麻木，转动不得。曼娘醒来，见天书还是被人夺去，自己又受了重伤，枉受了许多辛苦颠连，不禁一阵伤心，泪如雨下。魏达见她难受，便用言语去宽慰她，把道人解救才得回生之事说了。曼娘一听，忙问道人是何形象？魏达又将道人生得如何瘦小，形容了一遍。曼娘闻言，银牙一咬，当时气晕过去。魏达忙着：唤了好一会，才得醒转。曼娘哭诉道：“这妖道便是那藏灵子。我嫁你以前，若非误遇他这场冤孽，何致今日？我已被他所害。师父所料不差，冤孽注定，无法解救。我也不再希罕那天书超凡入圣，谁要他送什么人情，去帮我盗回。我只和你回去，寻一地方隐居，了此一生罢了。”说罢，越想越恨，竟自一手把魏达手中藏香抢过，折成几断，摔在地上，忿忿不置。魏达才知那道人是藏灵子。因听他说曼娘还须将养，猛想起适才白水观道人

雷去恶行时之言，如今既无处投奔，难得他有此好意，不如就在他观中将养些时，再作回川之计。当下仍用温言劝慰曼娘保重身体，半扶半抱的同回白水观。雷去恶正在观前眺望，见二人狼狈回来，问起究竟，十分叹惜。二人在观中将养了半个多月，曼娘伤势虽好，左臂、右腿都失了知觉，运转不灵。伤心忿恨了多日，也是无可奈何，只得与雷去恶作别回去。从此曼娘才死了心，知道自己仙缘有限，年龄渐老，不再妄想了。她儿子仙人掌魏荃，生性至孝，记得母仇，便去拜在雷去恶门下学习飞剑。雷去恶因自己尚不一定是魏枫娘敌手，劝他不可造次。魏荃那里肯听，因为师父说自己能力不是仇人对手，便改了名姓，去拜在魏枫娘门下，觊便盗取天书，报仇雪恨。

魏枫娘的徒弟，大都兼充面首，爱魏荃生得精壮，强逼成奸，魏荃惦着天书，同父母之仇，只得忍辱顺从。刚从仇人口中，探出藏放天书的所在，未及下手，偏巧魏枫娘因弑师作恶，恐师伯、师叔们不容，想拉拢异教增厚势力，带了魏荃同到华山去见烈火祖师。归途路上，魏荃便想趁仇人身边没有羽翼时节下手，报完了仇，再假传仇人之命赶回青螺，盗取天书。不想早被烈火祖师看破，就地跟来，一剑将魏荃双腿斩断。魏荃下手时节，正在魏枫娘的身后。魏枫娘听得金刀劈风的声音，回头一看，烈火祖师正站身后，魏荃业已中剑倒地。魏枫娘还不知魏荃是要暗算她，以为自己同魏荃苟且，在九华山被烈火祖师看破，争风吃醋，下此毒手。当时大怒，便不容分说，和烈火祖师动起手来。魏枫娘原不是烈火祖师对手，幸而烈火祖师不肯伤她，只用剑光将她逼住，将自己看出魏荃存心叵测，怕她遭人暗算，赶来观察动静，正遇魏荃在她身后下手，所以将他双足斩断，留个活口，等你自己拷问。信与不信，任凭于你等语，说了一遍，破空而去。魏枫娘闻言，半信半疑，见魏荃已然痛晕在地，不

省人事，到底心存怜爱，不忍当时逼问，反用丹药给他治伤。等到魏荃醒来，略一试探，魏荃自知活着也是残废，此仇终不能报，痛哭大骂，不等魏枫娘盘问，竟将实话说出。魏枫娘原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这次竟不但不生气，反问明他的家乡送了回去，并未伤他性命。魏荃到家不久，便即身死。死前因魏青年纪幼小，自己并无其他子息，只嘱咐魏青长大，速投名师，并未将两代仇人姓名说出，以免儿子又蹈自己覆辙，绝了魏氏门中香火，所以魏青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等藏灵子走后，再往四下搜寻魔宫一千人，业已逃走了个净尽。

二人便在大殿上，谨守玉匣天书与厉吼首级，静等师父回来再作计较。不多一会，怪叫化凌浑走来，笑嘻嘻要过玉匣，口中念诵真言，将手一拂，玉匣便开。里面原是三层，上层藏着天书的副卷，中层藏着六粒丹药，同一根玉尺，下层才是天书，玉光闪闪，照耀金殿。凌浑见了大喜道：“我早知鼎湖玉匣藏有三宝，不想妖孽法力浅薄，只开得第一层，学了天书副卷，自取灭亡。中、下两层俱未有人打开，广成了九天元阳尺与聚魄炼形丹，竟无人动过，真是快事。”言还未了，忽然两道光华穿进殿来，现出来两佩剑女子，跪在凌浑面前。俞、魏二人认得内中一个是戴衡玉家中见过的周轻云，另一个却不认得。凌浑笑道：“你二人快起来。又是听玉罗刹饶舌，来要我新得的九天元阳尺和聚魄丹，去救邓八姑，是与不是？”灵云、轻云双双躬身说道：“师伯慈悲，仙丹便赐两粒，九天元阳尺乃天府至宝，何敢妄求？不过借去一用。适才玉清师太传优昙师伯的话，此尺不但救邓八姑，如今峨嵋有人遭难，也非此宝不解，还要求师伯多借些时呢。”凌浑笑道：“我费了多年心血算计，才到手片时便借与人，心实不甘。偏偏优昙老婆子会算计我日后有用你二人之处，竟打发你二人来挟制我。”灵云、轻云道：“弟子等怎敢无礼，师

伯昇日如有使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今尚和阳已被弟子等赶走，八姑危在旦夕，请师伯大发鸿恩，怜她修行不易，成全她吧。”凌浑道：“你们年轻人说话便要算话，日后用你们时休得推诿，拿去吧。”说罢，便取两粒聚魄丹，连那九天元阳尺交与二人。说道：“此尺乃广成子修道炼魔之宝，天书上卷有用它的九字真符。如无此符，纵得此宝，亦无妙用，率性传授你们。回到玄冰谷后，先用此尺扫荡魔火，再将两粒聚魄丹与八姑服下，另找一人守护，三日之后，便可还她本来行动自如了。”灵云、轻云拜传了符咒，重新叩谢一番，然后朝俞、魏二人点了点头，作别飞去。

原来灵云姊弟、紫玲姊妹与朱文五人，会合铁萋道人、黄玄极，赵心源、陶钧、赵光斗、刘泉等，在生门上见魔阵中发动地水火风，地裂山崩，洪水涌起，烈火飞扬，忙遵凌浑吩咐，众人都在一处聚拢，由紫玲展动弥尘幡，朱文用天遁镜，化成一幢彩云，现出万道霞光，在魔阵上面滚来滚去。一任它雷火烈焰，罡风洪水，毒云弥漫，妖雾纷纷，一丝也到不了众人身上。众人俱怕妖法污了法宝，只护着身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紫玲的白眉针不怕邪污，百忙中放将出去，魔阵诸妖人，根行浅点不知厉害的，挨着便倒。许飞娘见自己的人纷纷伤亡，又恨又怒，便向毒龙尊者各将剑光祭起，也护着众人身体，再作计较。看看支持到午时，毒龙尊者怒发如雷，将毒砂尽量放出，魔阵中轰轰之声，惊天动地。昭远寺那边，早催动了子午风雷，发动地水火风，移山倒海而来。毒龙尊者和许飞娘以为敌人倾巢到此，万没留神到暗中有人使用“天魔解体”大法。灵云等见快到午正，正在准备退去，忽见一道金光，如同匹练下射。金光影里，现出凌浑，将手往灵云等一挥，紫玲知是时候，一声暗号，一幢彩云，护着众人便起。那不知死的八魔，在半空中窥望，见谷外一座高峰移动，下有水火风雷簇拥，还以为毒龙尊者见难取胜，又使法术，

并没放在心上。就中五魔公孙武、七魔件人龙，离魔阵较远，忽见对面飞来一幢彩云，因刚才曾见一个小童，用此法护着仇人赵心源逃走，便不问青红皂白，将剑光一指，朝那幢彩云飞去。其实他二人剑光并不能飞入彩云中去，偏巧朱文、金蝉都是好事的人，见前面飞来两道黄光，便从彩云中将剑光放了出去。两下相遇，才绞得一绞，两魔剑光便成两断。两魔见彩云中飞出两道剑光，将自己的剑光绞断，知道不好，想逃已来不及，就在这彩云飞逝，疾如闪电的当儿，双双各被剑光扫着一下，倒下地去，幸而见机还早，灵云等又急于回转玄冰谷，没有穷追，才得保住性命。二人脚才落地，便听地裂山崩一声大震，魔阵上罡风大起，烈焰冲霄，十数道青黄光华，纷纷往四外飞去。接着空中无数断头断脚、残肢剩体与砂石尘雾，满天飞舞。五、七两魔已震得头眩目昏，见前面不远落下两段残躯，负痛近前一看，一个只剩半边手臂，看不出是敌是友，那一个正是二魔薛萍的一颗大头。正在惊疑，忽听头上风响，往上一看，正是祖师毒龙尊者，被一个道童打扮的人夹在腋下，如飞往西而去。两魔一见，魂不附体，知道大事已去，忙借妖法遁往别处去了。当时魔阵中人见凌浑二次现形，毒龙尊者和许飞娘二人起初并不甚着忙，及见对阵中许多敌人俱被一幢彩云拥去，心中大怒。毒龙尊者首先将手指咬破，含了一口鲜血，运用真气喷将出去，那百十丈软红砂，登时火山爆发似的，化成百十丈长一股烈焰，朝彩云追去。凌浑一见烈焰飞出，连忙将身隐去。这里魔火刚刚飞起，时交午正，昭远寺二番僧的“天魔解体”大法，业已发动地、水、火、风，风驰电掣而来。毒龙尊者猛见一座火山发出烈火狂飙，在千百丈洪水上涌着，照着满天都赤，如飞而至，知道中了别人暗算。眨眼之间，两面地水火风卷在一起，山崩地裂，一声大震过处，洪水满地，烈焰烛天，除了许飞娘同几个本领较大的见机得早，预先遁走外，余者非死即带重伤，震起

残肢乱体与树木砂石，在满空火焰中，乱飞乱舞。毒龙尊者仗有妖法护身，还想作困兽斗。忽听阵前火山上有一披发道人，手中拿着一面小幡，不住招展，幡指处，便有一溜五色火光发出，遇着的人非死即伤。定睛一看，正是适才代尚和阳把守死门的乐三官，不由又惊又恨。再回头一看，自己的党羽俱已死伤逃亡了个净尽，把心一横，重又捏诀念咒，咬破舌尖，一道血光直朝乐三官喷去。光到处，乐三官从小峰上倒下，滚入火海死于非命，那火峰失去主持，只在烈火洪水上，东飘西荡。毒龙尊者还待施为，忽然一道青光从空而下。光影中一个长身道童，高声喝道：“毒龙孽障，还我师兄师文恭的命来。”说罢，手一张便照出殷赤如血的一道光华，直朝毒龙尊者卷去。毒龙尊者认得来人是藏灵子得意弟子熊血儿，知道不好，想借遁逃走已来不及，被血光卷了进去。熊血儿用红欲袋装了毒龙尊者，径转柴达木河去了。熊血儿走后，怪叫化凌浑现身出来，正待设法善后，倏地又是一道金光从天而降，现出一个白发老尼，对凌浑道：“凌道友大功告成，可喜可贺。贫尼无以为敬，待贫尼为道友驱除魔火吧！”凌浑认得来人是神尼优昙。心中大喜，连忙称谢道：“天书虽有炼魔之法，怎奈还得费些手脚。如今魔窟内还有两个新收的弟子等我，多蒙大师施展佛法相助，感谢不尽。”神尼优昙道：“其实道友法力胜似贫尼十倍，不过这些异教法宝，将来还有用它之处，待贫尼收去保存吧。玄冰谷还有贫尼弟子的一个好友遭难，峨嵋日后也有几个后辈遭难，全仗道友法宝解救，贫尼尚有他事，只得偷懒了。”说罢，从怀中取出两个羊脂玉瓶，瓶口发出百丈金光，朝水、火、风、雷卷去。凌浑笑道：“我道你真帮我忙，原来还有许多用意，索性让你得个完全的吧。”说罢，将足一顿，也化作长虹般一道金光，朝那水、火、风、雷卷去。二人这一卷一收，不消片时，水、火、风、雷一齐收入玉瓶之内去了。优昙大师收完了水、火、风、雷，对凌浑道：“道友新辟

仙时，这座小峰留在这里殊为减色，待贫尼仍旧送它回去。异日再见吧。”说罢，口中念动真言，将手一指，那峰便起在空中，优昙大师飞上峰去，朝着凌浑，两手合掌，道一声请，如飞而去。凌浑也就回往魔宫去。八魔除二魔黄绣、八魔邱狸，离魔阵最近，被风雷震成齑粉外，三魔钱青选最为奸猾，见势不佳，先行逃走。四魔伊红樱见魔阵被破，与大魔黄绣、六魔厉吼报完了警，也自逃走，六魔厉吼死于允中剑下，大魔黄绣被藏灵子带回青海柴达木河，五、七两魔受了剑伤，也各寻路逃命。铁桶般的青螺魔宫，还有许多厉害妖人相助，就在这半日之内，冰消瓦解。从此青螺便由怪叫化凌浑主持，将魔宫重新改造，在峨嵋、昆仑之外，另创雪山派。后来和青海派教祖藏灵子，还有许多纠葛。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邓八姑自从灵云等走后不久，便觉心神不定，知道劫数快来，吴文琪、司徒平二人，未必是五鬼天王尚和阳的敌手，主要还得自己小心。便对文琪道：“贫道此刻心神不大安宁，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尚和阳十分厉害，司徒道友因恐许飞娘和他为难，必须事先代他寻觅藏身之所。我那粒雪魂珠关系甚重，不但我个人珠存与存、珠亡与亡，还关系日后正邪两教兴衰。少时敌人到来，道友只在洞底守紧玉匣，无论我受敌人如何欺凌，不可擅动，如见此珠飞回，我的元神便已与珠合一，道友千万不可存代我报仇之想，只管守护着此珠。洞外有我预先施的法术，敌人一时找不着门户，决难进入。真要觉着守护不住，可将此珠捧在头上，驾剑光逃回峨嵋，敌人决不料到有此一着。此珠自有妙用，仓卒之间，敌人万难夺取，此乃迫不得已的下策。保全此珠，贫道一身也就不暇计及了。”说罢，满脸愁容。文琪、司徒平听了，都代她难过。文琪道：“既然此珠关系重大，尚和阳又如此厉害，道友何不暂时避往他处，只须一时午时，各位道友便即回来，那时再合力对付敌人，岂不是好？”八姑道：“道友那

里知道，一则劫数当前，无可解脱，二则贫道自走火入魔，躯壳半死，血气全都冰凝。况且隔有多年，纵有天府灵丹，难回本原，敌人魔火正可助我重温心头活火。不过他那魔火厉害，与众不同，时候一多，身子便炼成飞灰，我在谷口所施法术，全为准备多支持些时而已。其实单是他的魔火金幢，还可用雪魂珠去破，听说他还炼有一柄白骨锁心锤，非常厉害。我因要借他魔火复活周身血气，所以暂时不能用雪魂珠去破，但是时候一到，我将雪魂珠祭起，他必用白骨锁心锤二宝齐施，那我就要遭劫数了。”当下再三嘱咐了一阵，先将司徒平安安置在谷顶一个小石穴之内，用隐形符隐住身形。看看天快交午，忙请文琪到洞底去，独自一人在石台上坐定，施展法术，祭起浓雾，将屋顶遮了个风雨不透。刚刚布置完竣，忽见上面浓雾中有十几道红绿光闪动，知道快要应劫。单靠自己这点法术，决不能阻止敌人下来，只抱着支持一刻是一刻，但能挨过正午时，算计救援快到，再让敌人魔火近身，转瞬之间，便可脱劫。谁知五鬼天王尚和阳非常厉害，也知时机稍纵即逝，不肯丝毫放松，见下面有浓雾挡住魔火，便即口中念真言，运用五行真气，接连朝魔火金幢喷去，化成五道彩焰，飞入雾阵之中，恰似春蚕食叶，彩焰所到之处，浓雾如风卷狂云般消逝。八姑也非弱者，见敌人魔火厉害，念咒愈急，那浓雾和蒸汽一般，从石台上面，“骨朵朵”往上冒个不住。尚和阳见上层浓雾才灭，下层浓雾又起，勃然大怒，把心一横，晃动魔火金幢，怪啸一声，将身化成一朵红云，飞入雾阵之中，只转了两转，浓雾完全被红云驱散。八姑见势不好，忙将烟雾缩敛，紧紧护着石台时，尚和阳业已现出身来，指着雾影中邓八姑说道：“邓八姑，依我好言相劝，快将雪魂珠献出，免我用魔火将你炼成灰烬，永世不得转劫。”八姑知他心狠意毒，不献雪魂珠，还可藉峨嵋二云之力助自己脱劫，即或不然，也有人代自己报仇，如献此珠，尚和阳也决难

饶了自己。便答道：“尚和阳，你枉为魔教宗王，竟不顾廉耻，乘人于危。我邓八姑虽然身已半死，自信还不弱于你。雪魂珠宝在我手，我就遭你毒手，你也休想拿去。”言还未了，尚和阳已将金幢一指，五色彩焰直往八姑飞来，顷刻之间，又将八姑护身烟雾消尽。魔火才一近身，八姑便觉身上有些发烧。一会，魔火将八姑浑身包拢，八姑虽然仗着雪魂珠护身，不至送命，已觉浑身和火炙一般，周身骨节作痛，心中又喜又怕。喜的是肉身既已知痛，身子便可还原，怕的是尚和阳比鬼风谷红衣番僧所用的魔火厉害十倍，时间稍延，身子便成飞灰。本想将雪魂珠祭起一试，又恐尚和阳既知雪魂珠是魔火金幢克星，竟还敢用此宝，必然别有打算，莫不中了他的道儿，将珠夺去。偏偏灵云诸人还不回来，看看支持不住，待欲舍了肉身，元神飞回洞底，又恐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正在为难，偏那尚和阳，原是明知魔火金幢见不得雪魂珠，起初时刻留神，并未敢于深用。满想等八姑雪魂珠出手，拚这金幢不要，身化红云，抢珠逃走，及至见八姑业已支持不住，还不将珠放出来，心疑雪魂珠已被峨嵋方面的人取去。越想越恨，将身一抖，身上衣服全部卸净，露出一身红肉。将魔火金幢往上一抛，两手据地，倒竖起来。八姑一见，刚喊一声“不好”，尚和阳已浑身发出烈火绿焰，连人带火，径向八姑扑来。八姑万没料到尚和阳近年魔火，炼得如此厉害，见来势紧急，不暇再作寻思，心一动念，雪魂珠化成一盏明灯般，金光照耀，从八姑身上飞起。尚和阳一见此珠出现，又惊又喜。正待化身上前抢夺时，就在这一转瞬间，忽听空中大声说道：“无知妖孽，胆敢无礼！”言还未了，三声霹雳过处，数十道金光直射下来。同时飞下一个妙龄女尼，手中拿着两面金光照耀的金钹，雷声隆隆，金蛇乱窜，直往魔火丛中打去。只震得山鸣谷应，火起雪飞，响个不住。尚和阳不知雪魂珠经八姑多年修炼，已与身心相合，妄想夺珠逃走，未曾想到来了

救星。起初看见雷火金光，认得此宝是神尼优昙的伏魔雷音钹，已知不妙，及见来人是玉清师太，又恨又怕，不肯功败垂成，仗着多年苦练，还想拚命支持，并不逃走，将身就地一滚，重又赤身倒立，旋转起来。果然尚和阳魔火厉害，一任雷电声光将他包围，并不能将魔火红云震散，反在火云中指着玉清大师，不住的辱骂。玉清大师正待想别法制他时，正赶上灵云等驾着彩云飞回，一见八姑只剩躯壳，在石台上面，毫无动作，二目紧闭，玉清大师正和尚和阳相持不下，朱文先将宝镜祭起，放出百丈光华，照入红云之中。紫玲姊妹忙喊：“诸位留神魔火污了飞剑，待愚姊妹取妖魔性命。”说罢，弥尘幡晃处，姊妹双双，飞入魔火红云之中。寒萼手起处，一团红光，首先打去，紫玲也将白眉针祭起。尚和阳正在火云拥护之中耀武扬威，忽见彩云散处，现出适才在魔阵中所见的一些男女敌人，便知魔阵已破，对面敌人，添了这许多生力军，决难讨好。谁知还未及盘算进退，内中两个女子又将小幡取出一晃，化成一幢彩云飞来，魔火红云竟阻挡不住，便知不好。刚要想法脱身时，那两个女子才一照面，一个发出一团红光，一个发出两道银线般的東西，朝自己打来。知道再挺下去，定有性命危险，将牙一挫，猛将身一滚，化成一溜火光，冲天而去。任它跑得怎样快，到底还中了紫玲一白眉针。日后另有交代，这且不提。

众人赶走尚和阳，过来拜见玉清大师。灵去便问八姑如何？玉清大师道：“恩师知她遭劫，怜她苦修不易，特地命我带了雷音钹赶来，已然晚了一些。八姑不知尚和阳魔火厉害，不该妄自以身试火，不早将雪魂珠放出抵挡，弄巧成拙。如今除她心头一片有雪魂珠护持，未曾受伤外，其余全部被魔火所伤，三个时辰以内，全身大半都要化成灰烬。她因拚命支持，元神消耗殆尽，适才趁我来到，身与珠合，避入洞内，仗着宝珠，还不致于大损。只是时间紧急，稍迟便不

能还原如初。恩师说，如果要救她，非有凌真人新得到的九天元阳尺和聚魄丹，不能解救。凌真人虽非异派，我们晚生后辈不易寻他说话。恩师算出他日后创立门户，有用峨嵋二云之处，命我传谕灵云、轻云两位妹子急速前去，求借此宝一用。去时可对真人说明，仙丹只要两粒，元阳尺暂时不能归还，还要仗它解救峨嵋被困之人，此节务须说的得体，不可忘记。”灵云、轻云闻得峨嵋又有人遭难，大吃一惊。事在紧急，不敢怠慢，连忙驾起剑光，直飞青螺。不多一会，二云将九天元阳尺与聚魄丹取回。玉清大师先用法术将石台移开，叫朱文持着宝镜引路。到了里面一看，文琪一人双手捧着玉匣守在洞内，忽见彩光射入，见是玉清大师，心中大喜，忙即过来相见。玉清大师接了玉匣，一同出洞。文琪见寒萼面带惊异之容，知是为了司徒平未到。当下大家都要看玉清大师如何解救八姑。玉清大师向灵云问明了九天元阳尺用法，嘱咐灵云：“举尺对准石台，如见雪魂珠飞出，便将此尺指着珠下黑影，引八姑真灵入窍。”说罢，将玉匣交与轻云捧持，取了两粒聚魄丹，走到石台前面，先将灵丹分置两手，掌心对准八姑涌泉穴，轻轻贴按上去，闭目凝神，将真气运入两掌，由八姑涌泉穴导引灵丹进去。众人只见玉清大师两手闪闪发光，一会工夫，撒手下来一看，两粒灵丹已不知去向。玉清大师忙走过来，从轻云手中要过玉匣，命余人各将法宝剑光祭起，将谷口封了个风雨不透。然后招呼灵云注意，自己盘膝坐在灵云前面，手捧玉匣，低声默祝，然后口诵真言。片刻之间，金光亮处，从匣内飞出一盏明灯般的光亮，照眼生辉，荧荧流转，光度下一团黑影，冉冉浮沉，行动非常迟慢，并不往石台飞去。灵云更不怠慢，早将九天元阳尺指定金光明灯下的黑影，心中默诵九字灵符，尺头上便飞起九盏金花、一道紫气，簇拥着那团黑影，随着灵云手指处，引向八姑躯壳。看看黑影，将与身合，玉清大师倏的化成一道金光，飞将过